

美国新殖民主义

(第四集)

☆

越南外文出版社出版

越华印刷厂印刷

☆

一九七五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七五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33.78563

YMW

4

0198472

第四集

美國 新殖民主義

越南外文出版社

1975·河內

美国新殖民主义

(第四集)

越南外文出版社

1975·河内

目 次

巴黎协定签订前后.....	7
从吴庭艳到阮文绍.....	25
西贡军队.....	54
新殖民主义的文化面貌.....	83
另一场战争.....	116
经济方面的越南化.....	148
附录.....	197

巴黎协定签订前后——

“尼克松主义”和越南问题

向 南

“越南战争使美国的军事和经济，甚至社会和政治处于严重的紧张状态；深刻的分歧破坏了美国的精神生活，无论战争的结局如何，裂痕也要相当时间才能消除。”

说这番话的，不是一个反战人物，而正是尼克松自己，当时他正在准备参加美国总统竞选。（《越南后的亚洲》，《外交问题》杂志一九六七年十月期）还在当时，尼克松就清楚地看到了“将来，美国的国际宪兵作用肯定是有限的。”

过了一年多，当时还不是尼克松的共事的基辛格，在这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越南问题的谈判》的文章，指出：“（戊申）春节的攻势，标志着美国所作的努力的高峰。从此以后，我们的活动无论多么有效，也不能用美国人民在政治上可以允许的军队数量和 时间，来实现我们现行战略的目标。”

这样，美国的两个主要人物，也都得出了可悲的结论：在越南和世界上，美帝国主义的力量，不足以实现

其野心。统治南越的野心同可能投入的军事力量的矛盾日益尖锐。而不能投入更多的力量，正是因为侵越战争的巨大损失，削弱了美帝国主义在世界上，甚至在美国国内的地位，加深了美帝充当国际宪兵的能力同称霸世界的野心之间的矛盾。美国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莫瓦尔曾经说过：“我们在世界上的军事霸权已经达到了最高点，正在走下坡路。我们已经失去了战略优势，这个优势曾给我们带来强大的军事力量，使我们能够顺利地保护我们在全世界的利益。今后，我们必须正确地估计形势，慎重地估计各种危机。”（一九七三年在美国参议院关于财政预算讨论会上的发言）

美帝的能力和野心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四方面：
——在美国国内：四分之一多世纪充当国际宪兵，推行军备竞赛政策，包围、威胁社会主义阵营，干涉和侵略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给美国本身带来了财经和社会方面的严重困难。越南战争深深地加重了这些困难，唤醒了美国人的良心，造成了对当权派的信心差距，加剧了统治集团的内讧。和以往各次调整不同，这次调整全球战略——形成“尼克松主义”，美国不得不较多地考虑到本国的内部因素，缓和美国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制止反对派要结束美国的国际宪兵作用的“新孤立主义”倾向。

——两个世界体系的力量对比：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体系面临着越来越不利的变化。社会主义体系的工业产值在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长（百分之四十强），而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国所占的比重却

不断下降，尽管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实行科学技术革命，发展速度比过去高。从一九六七年起，严重持续的经济和货币危机，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军事方面，对于核武器，美国从垄断，下降到占优势，再降到同苏联保持均势。当美国在越南深陷泥坑的时候，社会主义体系，特别是苏联的国防力量迅速增强。美国一些军事战略家也得承认，苏联在空军、远程导弹和原子潜艇方面超过了美国。美国大陆再不是不可侵犯的了。

“七十年代的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就是苏联将拥有强大而精致的战略武器，跟我們不相上下，甚至某些种类的数量和性能还超过我們。”“中国已经拥有核武器，我們要估计到在今后十年內，中国将展开它的洲际导弹。”（一九七〇年二月十八日尼克松的对外政策咨文）。在侵越战争中，美国动用了除原子武器外的所有常规武器，但却被一个非主要对手打败了。它侵犯社会主义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尽管存在着严重分歧，整个社会主义体系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支持越南抗美的统一战线的核心。美国“威力无敌”的神话彻底破产了。

——美国同帝国主义体系其它国家的关系：美国的“长者”地位日益下降。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日本、德国，经济发展得比美国快，它们虽然依旧同美帝勾结，来对抗社会主义体系，镇压民族解放运动，镇压国内的民主运动，但是，越来越要挣脱美国的控制，成为同美国进行经济竞争的劲敌。美国从世界最大债主变

成了世界最大债务人。它所拼凑的各个军事联盟已经瓦解或者瘫痪。它不能把其它帝国主义国家拉进自己的军事冒险中，相反，它们还利用美国在越南深陷泥潭的窘境来大发横财。在劳民伤财的侵略印度支那的战争中，美帝陷于空前的孤立。

——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体系大大崩溃，美国新殖民主义在一些冲要地盘挨到了沉重的打击。原来是美国新型殖民地的古巴变成社会主义的前哨，在西半球举起革命的旗帜，从此，美国的安全“后院”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斗争风起云涌。在同社会主义体系接壤的东南亚地区，越南人民同老挝和柬埔寨人民一起，挫败了美帝国主义为扑灭印度支那的民族民主革命、遏制社会主义的影响而进行的疯狂的升级战争。

总的说来，侵越战争，这场“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困难最大的战争”（尼克松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日就职演说），对上述四个方面发生了强烈的影响。这是因为，“我国和整个印度支那半岛已经成为当代人类社会基本矛盾^①的焦点。越南人民、印度支那其它国家人民

① 这些矛盾是：

- 一、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
- 二、资本主义各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 三、各被压迫民族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矛盾；
- 四、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帝国主义国家这个垄断资本集团和另一个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

（越南劳动党九中全会决议）。

的抗美援朝战争不仅是他们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之间的较量，而且反映社会主义各国同好战的帝国主义、民族解放力量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爱好和平力量同以美帝为首的战争势力之间的斗争。”（长征：《当前的统一战线工作》，《人民报》一九七三年二月一日）

解决越南问题的要求，既是尼克松政权在被动慌乱的困境中迫不得已再次调整全球战略的原因，又是对它的一场考验。

一九六七年七月，尼克松提出了新战略的三个原则，“作为美国对亚洲的将来政策的方针”（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日演说）：

一、“美国遵守按照条约所作的一切保证”。这就是说，它丝毫没有放弃称霸世界的目标；在亚洲，它继续保证维持美国一手扶植起来的新殖民主义制度。

二、“如果我们有一个同盟国或者我们认为对我们的安全有切身关系的国家的自由受到某核强国的威胁，我们就要给它们提供盾牌。”这是“实际威慑”军事战略的主要内容：“威慑”和“遏制”社会主义阵营。

三、“在同其它种类的侵略有关的情况下，我们将按照条约的保证，根据要求，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是，我们希望直接受威胁的国家承担提供本国防务所需人力的主要责任。”这里所说的“其它种类的侵略”显然是指民族解放斗争。

这个“关岛主义”，有时称为“关于亚洲问题的尼

克松主义”得到完善，並扩大到全世界范围，成为“尼克松主义”。（尼克松：《七十年代美国对外政策咨文》·《争取和平的新战略》）

尼克松战略的主要内容是：

一、稳定和加强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保持对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对苏联的一定优势，以此威胁和收买一些国家或者在各地发动战争。

二、调和美国和同盟国的纠纷和矛盾，使它们同美国“分担责任”，在每个地区充当美国的突击队，充当对抗和破坏世界人民革命运动的走狗，作为美国的替死鬼；

三、在这个基础上，同一些国家、特别是同苏联、中国“协商”，以“威慑”和“遏制”（其实是“牵制”）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充分利用这两国的矛盾，並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制造矛盾，企图造成对美国有利的局面，造成各大国之间的“缓和”，继续威胁小国。（长征：《当前的统一战线工作》）

上述三点，尼克松称之为尼克松主义的“三个基石”，彼此密切关联：美国要拥有一定的力量，才能迫使同盟国和仆从国“分担责任”，才能同对方有效地协商。反过来，只有分裂和削弱对方，争取到同盟和仆从，才能增强美国的力量，以便继续充当国际宪兵，实现称霸世界的目标。

归根结底，这“三个基石”表明了美帝的虚弱，不可能象从前那样不可一世地挥舞大棒，而要玩弄顽固与

狡猾、威逼与利诱、武力与政治、外交相结合的手段，利用它所谓的“多极”世界各国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利用中苏争端，来实现其一贯的野心。

在越南，美国“恪守诺言”意味着顽固地维持阮文绍伪政权，作为在南越实现新殖民主义的工具；它采取战争“越南化”的形式推行“尼克松主义”，同时在实力基础上进行谈判。

“越南化”，就是撤走美军，加强伪军，以减轻美国的战费负担。当五十多万美国侵略军还在南越的时候，美国利用这支“力量”作为伪军并集居民、抓兵扩军、改善装备和加强训练的基础，使伪军越来越能够“分担”美军的担子。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原美国国防部长莱尔德解释道：“越南化的意义不限于实现南越武装力量的现代化，使之能够担负更大的军事责任。越南化还意味着把战争的各方面和管理越南事务的责任逐渐移交给南越人，使他们拥有更强的政府、更强的经济、更强的警察力量。……”这样，“分担责任”不仅有助于美国从军事上脱身，而且使阮文绍集团赢得政治控制权，具有“独立”、“繁荣”的面孔——新殖民主义制度的特征。

与此同时，华盛顿进行谈判，以缓和美国国内和世界反对和谴责侵越战争的浪潮，用谈判作为“越南化”的屏障。在“越南化”战争的优势上，谈判以迫使对方接受美国的条件：“双方共同撤军”，“在伪政权法律的范围内举行普选”。美国不仅同在越南的对方谈

判，而且同其它国家谈判，以限制、制止对越南的支持和援助。在谈判这个屏风后面，美国千方百计地削弱抗战力量，加强伪军、伪政权。尼克松对“越南化”寄予最大的希望，认为这是“结束战争的计划，不管谈判桌上发生什么事情。”（尼克松语，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日）

在尼克松的第一届总统任期中，美伪集团采取了种种极端残暴的、露骨的措施：接连不断地举行残酷的“绥靖”，以“摧毁越共的下层基础”。为了切断人民群众同民族解放阵线的血肉关系，美伪集团规定任意“轰炸区”，夷平了许多居民稠密区，使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被“强迫城市化”；成立庞大的“避难区”，以便于抓丁扩军並孤立南方革命力量。

伪军从数量、装备和训练方面得到迅速增强之后，美帝便让它在侵略柬埔寨和南老挝的战役中“分担”付出最大部分血肉的责任。结果，不但削弱不了柬老两国的革命力量，孤立不了南越的抗战力量，反而推动柬埔寨革命发生神奇的跃进，促进印度支那人民团结抗美统一战线形成，另一方面，最精锐的伪军部队的惨重失败，证明了伪军自己担负不了美帝国主义根据“尼克松主义”交付给它的重担。

尽管如此，一九七一年年底，“越南化”计划形式上的成功——伪军扩大到一百多万人，给美帝国主义造成了很大的幻想。经过多次惨无人道的“绥靖扫荡”，美伪集团认为已经控制了过去被视为不“安全”的广大

地区。阮文绍的法西斯镇压暂时压制了城市公开的反抗斗争。伪陆军和海军的“越南化”计划已经完成，只有空军的“越南化”还需要一段时间。在基辛格开展了“全球外交”活动之后，尼克松当局认为在南越的美国新殖民主义制度已经巩固，抗战力量已经精疲力尽，对它的外来援助渐渐枯竭，战争将日渐“萎缩”，美军可以继续撤走，最后只需留下数千名“顾问”，即可通过阮文绍政权，把南越紧紧地控制在美国新的全球战略的轨道上。

南方军民一九七二年春的战略攻势打破了这个幻想。伪军在广治、昆嵩、禄宁等的坚固防御体系接二连三地被打破和冲垮。原来以为已经“绥靖”完毕的地方，如平定、广义、九龙江平原等的人民群众，又起来摧垮美伪的统治，成立解放区。尼克松当局扬言“越南化”成功的话音刚落，又要把战争重新“美国化”：用美军守卫防御点，让伪军精锐部队上前顶住解放军的攻势；重新出动空前庞大的海空军力量支援伪军，同时重新轰炸和布雷封锁越南北方。为了在优势上进行谈判，美国督促伪政权竭尽全力重占新近失去的地方。到了最后阶段，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它还出动最大的空军力量，包括B-52型战略轰炸机，对河内、海防进行战略性袭击。众所周知，这一切努力无不宣告破产。美帝终究不能改变南方的实际情况：同时存在两个地区、两个政权、两支军队（其力量对比不利于美伪集团）。美伪集团并没有在需要结束谈判的时候取得优势。美国不得不放弃谈

判的两个条件，不敢再象原先那样要求双方共同撤军，而要单方面撤出全部美军，因为“不能希望在会议桌上取得比战场上所取得的更多的东西。”（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七日，邦克答《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记者问）。它们要在伪政权制度的范围内解决政治问题的企图也不能得逞，相反，却要同意南方三种政治力量和解与民族和睦的原则，以及和平统一越南的问题由南北双方协商决定的原则。

巴黎协定的彻底实施，将意味着在越南的“尼克松主义”和美国新殖民主义的告终。在协定的第一章，美国就要默然承认自己一贯在越南推行种种阴谋的罪行，宣布今后“尊重……越南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第一条），而这些是一九五四年以来美国始终不肯承认，并且不断地践踏的原则。美国保证尊重越南人民的自决权，“将不继续其对越南南方的军事卷入或干涉越南南方的内政”。对于北方，美国默然承认侵略和轰炸的罪行，并保证“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整个印度支那医治战争创伤和战后建设作出贡献。”（巴黎协定第二十一条）新殖民主义制度在临时革命政府控制区已经废除，而在西贡政权控制区，如果民主自由得到实现，和解与民族和睦国家委员会得到成立，如果举行真正民主自由的普选产生真正代表南越人民的权力机关，它也将逐步消除。

这样，巴黎协定的签订标志着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和“尼克松主义”的大退步。长征同志曾经指